

戏汇鹭岛 与民共享

闽南戏曲艺术中心举办首届戏曲展演节

本报讯(记者 陈冬 通讯员 蓝艺琼)昨日是“文化和自然遗产日”，在这个特别的日子，“戏汇鹭岛”——闽南戏曲艺术中心首届戏曲展演节拉开帷幕，歌仔戏《陈三五娘》率先登台，该剧由厦门歌仔戏研习中心创作。

本届展演节由厦门保利剧院管理有限公司主办，厦门歌仔戏研习中心、厦门市金莲陞高甲剧团将在半个月为观众奉上8部经典剧目，分别是歌仔戏《陈三五娘》《沈园情》《包青天》《五子哭墓》，高甲戏《乘龙错》《益春宫御状》《春草闹堂》《错搭鸳鸯》(上·下)，演出实行30元和50元的惠民票价。

去年7月，闽南戏曲艺术中心揭牌成立，这是一个为闽南戏曲艺术发展量身定做的展演展示和创作生产平台，厦门两个国有专业院团将总部驻扎于此。一流的院团，需要好的剧场。好的剧场，必将助力院团加速腾飞。经过近一年的沉淀，两大院团迎来入驻后的首次集中展演。

厦门歌仔戏研习中心主任林德和感触颇深，

之前他们缺少专业的排练场所，一些经典剧目难有机会与观众见面，入驻闽南戏曲艺术中心之后，创作生产条件得到很大的提升。林德和说，“硬件改善了，大家排戏、演戏就更有劲头了。”厦门市金莲陞高甲剧团团长吴晶晶也有着同样的感受，她表示，“迁居”为剧团提供了崭新的机遇和舞台，打造更多叫得响、传得开、留得下的精品剧目是大家共同的目标。

百年的演变与传承，造就了歌仔戏、高甲戏在本土的活跃生命力。保护这两大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少不了戏剧界前辈与新秀的热情投入，而政府的支持和社会机构的积极运作，对歌仔戏、高甲戏的发展无疑是“锦上添花”。闽南戏曲艺术中心举办戏曲展演节，正是其中一个缩影。主办方表示，展演节促进了闽南戏曲文化的进一步传承与传播，未来将通过举办更多的活动，推动福建戏曲文化的交流，把闽南戏曲艺术中心打造成具有闽南特色的文化交流平台，助力厦门打造“文化中心、艺术之城、音乐之岛”。



歌仔戏《陈三五娘》剧照。(厦门歌仔戏研习中心 供图)



WENHUA
ZHOUKAN

文化广角

投稿邮箱:whzk@xmrb.com

A04

责编陈冬 美编骆颖玫
2023年6月2日 星期日

文艺漫笔

茶俗文化的闽南味道

许晓春

最近，“茶桌仔”成为不少厦门人热议的话题。

“饮茶成俗，俗中有礼，茶艺入道，道中有仪态。”在闽南，客来敬茶是一种常礼，婚嫁、寿庆、应酬、祭祀等重要场合，也常以茶为礼，形成了一套闽南独有的茶俗文化。

闽南人热情好客，以茶待客成为传统礼仪——主人斟好茶，以手示意，说声“请”，大家各自认杯；主人端起茶盘，请客人任选一杯，因杯小茶满温度高，较少端杯敬茶；客人接受斟茶时，也是用手示意，说声“谢谢”答礼。

闽南人把喝茶、饮茶叫作“吃茶”，和古汉语的说法一脉相承。而闽南的茶道在很大程度上也延续了早年传统功夫茶的“品”“饮”方式。品茶时讲求眼、鼻、口并用，色、香、味同辨。饮茶时要小口饮用，形如啜饮。整个“品”“饮”过程进退有节，出入如仪。闽南人“吃茶”或“泡茶”的程序非常讲究，所费的时间工夫，往往多于喝茶本身，至今古风犹存，讲究“细啜久咀”。《厦门志》曾有记载：“俗好啜茶，器具精巧，壶必曰孟公壶，杯必曰若琛杯。”

闽南人饮茶讲究水、火、茶具三要素。据《闽南民俗》等记载，茶具一般选用红色的宜兴陶壶，只有掌心大小，叫“小掌”，配套的茶杯常常是四个，每杯容水二三钱，这样的茶具泡出来的茶叫“小掌茶”。在老一辈的闽南人眼中，茶具越用越珍贵，长年泡茶之壶，壶内结茶垢，这样的茶壶即使不放茶叶也能泡出茶香。

除了茶壶、茶杯，真正的“茶仙”家里一定备有小炉和小水壶，过去用木炭炉、油炉，现在大多用电器。水壶也都是特制的，大约只装一碗水，以便很快烧开。另外，还必须有搁茶杯的茶盘和一个碗状的茶洗，按照闽南人习惯，泡茶之前、茶泡上时、饮茶完毕，都需要用开水冲洗放置在茶洗中的茶壶茶杯，绝对不能拿到洗碗池去洗。

水开之后，第一道程序是烫壶、烫杯，随后进入第二道程序“冲茶”，倒掉茶洗中的水，将茶壶置茶洗中，放上茶叶。茶叶往往要放满壶，冲出来才够味，准备工作算是全部完成了，等水一开，立刻就冲入茶壶中。

第一遍的茶不能喝，要全部倒入茶洗中，叫“头遍水洗茶”。闽南有句俗语：“头遍脚湿，二遍茶叶。”第一遍茶倒出后，第二道水要立刻冲进去，然后马上斟茶，闽南人最忌沏茶，认为一浸就会破坏茶的原味，这也是一种茶俗礼仪。第三道程序“斟茶”也很讲究功夫，必须用一个手指头按住壶盖，将壶提起，壶嘴直下“巡回”，迅速绕着已经排成一圈的茶杯斟下去，这种斟茶的方法，开始叫“关公巡城”(每一个杯子都要巡回)；最后叫“韩信点兵”(后边的那几滴最是甘美，也是每一杯都必须点到)。如此斟出来的茶，才能确保每一杯色泽浓淡均匀，味道不相上下。

在闽南，给人敬茶和自己喝茶也有讲究。“倒茶要先倒给自己，酒要先倒给客人”，茶后倒给客人，用浓度高的茶水招待客人，这也是一种尊重。

文艺资讯

交响乐奏响 西北音画风情

本报讯(记者 陈冬 通讯员 解元)9日晚，厦门爱乐乐团携手西安音乐学院副院长、指挥家侯颖与青年古筝演奏家魏月明，在思明区群众文化艺术活动中心带来了一场中西合璧的交响音乐会。

演出在作曲家韩兰魁的管弦乐音画《梦浴华清》中拉开序幕。《梦浴华清》是舞剧《梦回大唐》的第三乐章，音乐大气、流畅，以多调性、多层次的音阶结构，飘逸、洒脱的音乐语言，为观众开启了一个色彩斑斓的舞蹈想象空间。

随后上演的是作曲家魏军的古筝协奏曲《源》，魏月明与乐团配合默契，《黄水谣》《金色土地》《向往……》三个乐章的连续演奏，将乐曲主题鲜明透彻地表现出来，观众们仿佛在现场听到了黄河水的咆哮声，浓浓的黄土气息扑面而来。

音乐会下半场，厦门爱乐乐团演奏了勃拉姆斯的《c小调第一交响曲，作品68》。



阿隽正在创作。

潮人

文/本报记者 王耀杰 图/阿隽 提供
她，一个自由艺术家，朋友们都叫她“阿隽”。她曾经“北漂”18年，后毅然离开，开始游学欧洲、印度、美国；今年4月下旬，她孑然一身，扎入偏远的西坑村，忘情体验，连轴创作，只为留住一个村庄即将消逝的乡愁。5月初，她和厦门林后艺术公社的成员，在西坑村举行了一场题为“从春天到春天”的艺术展，创作者比参观者还多，别开生面。展览那天，她一边用布擦拭艺术品，一边潸然泪下……

一个天南海北自由自在闯荡的女画家，为什么对厦门一个小山村如此关注？近日，本报记者走进阿隽在集美东安村的艺术空间，听她讲述自己的人生际遇与追梦故事。

阿隽 扎入西坑村 只为留住乡愁

1 创作了200件在地作品 食宿西坑村10天



阿隽在西坑村创作作品。

机缘巧合，2016年，阿隽来到厦门，把“家”安在了集美东安村。一次，她的几位艺术家朋友在白交祠村拍摄，无意间发现了成片梯田茶园掩映下的西坑村。

西坑村位于厦门西北角，始建于明弘治九年(1496年)，素有“厦门西藏”之称，曾被誉为“厦门最美十大乡村”之一。因存在地质灾害隐患，今年2月，全村完成集体异地搬迁，目前除了宗祠，绝大多数老厝村舍已经拆除。

“一个村庄的消失，该留存一点什么记忆？”阿隽渴望留住乡愁，她原计划夜里住在白交祠村，白天带上水和干粮，骑车9公里到西坑村深度体验，寻找创作灵感。4月正处采茶季，村里有数位村民回来采茶、制茶。陌生人的“闯入”，引起村里护林员连根加的关注，当他了解到一个女画家为留住乡愁，孑然一身深入村里，主动把护林员使用的房子提供给她食宿。

喜出望外的阿隽，一头扎进西坑村。10天里，她沉浸在这个残垣断壁的“坑”里，彻底“放野”自己，帮村民剥笋与其深谈，走进一片狼藉的碎砖瓦砾堆，拾起被弃的晒茶簸箕、采茶工具、残碎茶袋，收集村民丢下的生活物件……拆迁后的苍凉与孤独，震撼并激发了她的创作灵感。

阿隽疯狂地创作了26件作品，她把收集的道具经过魔术师般地混搭和重新组合，让画面呈现神奇的视觉体验，用艺术把村民昔日的生产生活与祖祖辈辈的乡愁留存下来，延展开去。“艺术家不只是表达花花草草的甜，更要超越局限，表达矛盾与冲突”，阿隽说，“西坑村的沉寂是暂时的，这里土地肥沃，茶园生生不息，期待重生。”

留住西坑村的乡愁，是阿隽关注“人与土地”的一种努力，源于她从小“看更大世界”的执念。

阿隽，原名史军，父亲希望她继承父业，当一名军人。作为工程兵的父亲常年奔走于天南海北，一年才回家团聚一个月，给她讲述“外面的世界”。

14岁那年，读初中的阿隽随母亲去西南师大，母亲白天出去培训，她一个人在校园里闲逛，透过一个教室的门缝，她看到一群大哥哥大姐姐在画画，刹那间，“心灯”被点亮——“我要学画”。母亲培训结束后，她强烈要求留下来，一个人独立生活了15天。

从此，“学画画，看更大世界”这颗种子，在她的内心萌芽扎根，顽强生长。在涪陵读了三年美术职高后，她报考了乐山师范学院美术系，为了看看“神秘的大佛”。

3 站稳脚跟后又毅然离开 『北漂』18年

1995年，阿隽大学毕业，家里人给她安排了一份稳定的工作。从小对整齐划一、集体主义有点叛逆的她，强烈抗拒“被安排”，坚持去外面闯一闯。家人物不过阿隽的执念，攒了3万元，送她到中央美术学院研修班深造绘画。

两年后，阿隽毕业，她明白：靠卖画为生，连自己都养不活，应该马上找份工作。当时的北京，市场经济开始勃兴，电脑热方兴未艾。她用3个月时间“恶补”平面设计和电脑知识，很快找到一个广告工作。没过多久，她敏锐发现商机，与人合伙开了一家涉外广告公司，当起了小老板。10年美术专业训练加上敢于冒险的个性，阿隽设计的广告宣传品富有创意，订单纷至沓来，有时赶工，三天三夜只睡四五个小时。“那时来钱也快，一个晚上就有可能赚到1万多元。”2018年，在北京已站稳脚跟的阿隽，把重庆的家人接来玩。

尽欢之后，阿隽困惑了，夜深人静时，不断追问自己：“我学画画是为了做广告拉生意吗？”“我怎么回到当初的起点？”

在一个法国朋友的引荐帮助下，阿隽开始漫游欧洲列国，流连忘返于各国艺术博物馆。一次，在法国卢浮宫，看着满墙的达·芬奇、莫奈、高更等大师的作品，一股巨大的喜悦如海啸般袭来，阿隽坐在展厅的椅子上幸福得泪流满面。后来，她又去了印度、美国，回国后又到甘肃敦煌、麦积山，深度体验不同艺术的场景，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。

在旅游研学中，阿隽逐渐平静下来，重新找回了自己内心的真爱——全身心地投入画画，回到梦想的原点。

4 把家安在东安村 传播生活美学

如今的阿隽，在集美靠近海边的小区安家，在同一个小区租了一套作为自己的“梦工厂”(创作室)。

走进阿隽生活的家，生活美学的气息扑面而来，厨房、客厅、茶室是打通的，家具的摆设、墙上的饰品、泡茶的道具，不是镌刻着阿隽灵感的结晶，就是挂着她先生的绘画书法，家里的碗、盆等生活用品，都是在景德镇“烧”成的，上面“嵌”着她的作品。甚至卫生间，也“文艺范”十足，洗脸盆、马桶盖上有画作。

阿隽的艺术追求和热心热忱，感染了社区里爱艺术的大人小孩，特别是那些在年轻时曾经有过画家梦，后来因为生活而放弃了的人，都喜欢向她讨教绘画问题，小区的儿童也对她的作品产生了巨大兴趣。她每周安排数节课，与孩子们分享自己的经历、创作经验，传递生活美学，引导他们发现不一样的自我。

阿隽常对孩子们说：“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导演，敢于追梦并去探索和发现，寻找自我的边界，把人生过得更精彩些。”

看“百岁老人” 黄永玉的版画作品

本报讯(记者 陈冬 通讯员 李佳凝)木刻，是“百岁老人”黄永玉艺术的根，他爱上木刻，是在厦门的集美中学，那是1937年。时隔86年，黄永玉的木刻作品回到了他艺术生涯的起点。昨日，“木·黄永玉百岁版画艺术展”在中华儿女美术馆启幕，展期将持续至9月17日(逢周一闭馆)。

本次展览是北京画院和中华儿女美术馆的合作项目，入选2023年厦门市文艺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。展览以黄永玉亲笔手记为线索展开，展出其创作的近200件(套)版画作品及11块原版木刻板，囊括其各个时期的代表作，力图全面、完整地勾勒出黄永玉的版画发展叙事与创作面貌。千帆过尽，归来依旧美少年——今年99岁的黄永玉专门为厦门巡展创作了一幅作品《我从闽南出发》并配文。

在整个木刻创作评价体系中，黄永玉的作品被认为可以满足所有专业上“尺子”的衡量，是中国现代木刻创作者的代表人物之一。中华儿女美术馆用了四个主厅进行展示，其中，三个厅讲的是黄永玉步入八十年的艺术人生，一个厅专门介绍黄永玉与闽南的10年情缘。



链接

黄永玉与集美学校

黄永玉是人见人爱的老顽童，他生于1924年，首批中国国家画院院士、中央美术学院教授、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。

因家境贫困，黄永玉小学毕业后，便跟着其二叔黄毓熙到他任教的厦门集美学校(现为集美中学)读中学。集美学校在当时集中了全国最好的师资，也为学生们提供了理想的学习环境。黄永玉的美术与语文成绩非常出色，但他不爱学数理化 and 英文课。

虽说课堂上的书读得不好，但他把集美学校整整六层楼的图书馆藏书“从头到尾都翻烂了”，并从此养成了每天看书的习惯，这为他后来的艺术探索打下了坚实的知识根基。

正是在集美学校，在美术老师的支持与鼓励下，黄永玉开始学习木刻，雕刻了大量作品，这些作品发表在各地报刊上，引起很大关注。可以说，木刻是黄永玉作为艺术家成名道路上的第一块“敲门砖”。1947年，沈从文的著名作品《边城》中就出现了黄永玉的木刻插图。

2 怀揣“看更大世界”的执念 在军营号角中成长